

# 用历史、文化熔炼城市精神

## ——评音乐剧《上镇》

□ 苏勇

一座缺乏文化精神的城市，显然是没有灵魂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对于城市之美、城市之韵、城市之魂的建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白蛇传》之于杭州、《茶馆》之于北京、《庐山恋》之于九江、《少林寺》之于郑州。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景德镇，千年瓷都的美誉早已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它理当与一些与它在气质和精神相符的、为它而书、为它而舞、为它而歌的文艺作品来衬托、镶嵌、提炼。由景德镇陶瓷文化集团出品的大型音乐剧《上镇》尽管姗姗来迟，但它终究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在数代瓷人的凝视下出场了——



文艺观察

创作谈



# 给红色文学创作赋予日常视角

□ 朱强

一段时间以来，红色文学中的红色部分被过分抽象与放大，相应的，作品里的人也被符号化了。那些丰腴或瘦削、黝黑或白皙的脸与身体藏在伟岸与高大的后面。而作为日常与情感中的人的面目却十分模糊。阶级性与人性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中。我们因此也就很难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捕捉到一个鲜活的人的真实细节。可是，我们每天都活在各种细节之中，外部与内部的细节在不断对我们进行标记与确认。

红色文学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门类，但是从根本上看，它仍然是文学，仍然在对我们的祖辈所处的、我们自身所处的现实予以真切回应。它的主体绝不能简单地概括成压迫与抗争的关系，它的中心也不只有理想、信念、热情、正义这些元素，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源自我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背后正是一个个血肉之躯在残酷现实面前的毅然选择。由此说来，红色文学不应脱离它自我生成的“场”，我们也不应脱离具体的环境去谈论评价一部红色作品。

不久前我去了秋收起义纪念馆，二楼的展馆里陈列着各种红色文物，火钳、柴刀、煤油灯、草鞋……它们被作为珍贵红色记忆保存下来。多年前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爷爷也是握着一柄同样的火钳，肩上披一件大衣，把一颗漆黑的蜂窝煤放进煤炉里去。火钳的铁柄上缠着细密的藤条，它是我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件，它与我家的一日三餐紧密相连。在我家，它和其他家什，比如熨斗、铁锅、剪刀、拖把一样是作为物质的日常生活中一项普通的生活工具。另外，陈列室里的柴刀和我爸爸柴用的也并没有两样。可是几十年来我家几代人使用过的无以计数的生活器物却在时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没有谁记得它们去了哪，它们不曾做出任何挣扎就消失在了生活之中。可是纪念馆里的红色展品却显示出一种十分坚硬的质地，时光在它们的表面聚拢，放射出一束束光亮。这其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能量，能够让这些原本平庸而平常的物件被赋予某种超自然的属性，以至于在时光中不朽？

这次参观，无形中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当红色文学潮涌而来，我是不是应该反过来想想，如何穿透红色，洞察红色背后事物的自然理想。一把见证了革命历史的火钳所通向的不仅仅是一场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暴动，它也通向无限广阔而开放的历史内部，通向异常庞大的生活之中。如何让红色文学中的人与物回归真实，回到我们中间，让红色与日常性、人性互见，以此创作出一种既是社会的，也是精神的，更是美学意义上的红色文学？这也因此成了横在我心头的问题。

我从小生长于赣南这片红色沃土，红色故事与人物耳熟能详，我被这个属于红色的“场”所包裹，自然更清楚那些投身革命的先辈，他们的壮举背后连着一个怎样的天地。革命的星星之火为什么在这片土地上能够迅速燎原；为什么这些原本信奉耕读传家、诗书继世道理的赣南子弟会毅然选择革命？确切地说，那都得回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上面，回到他们最根本的境地中去探求答案。那个关键性的因素，或许在面前，也或许隐于过去。如果时光回溯，回到唐或两晋，就会发现，赣南人，原籍在中原的不在少数，那块厚土，曾经奔走着性情与思想上的巨人，君子与勇士的血在另一个动荡年代流到另一群人身上，重新唤起坚定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所显示的绝不只是某个时期、某个群体的精神特征，它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都具有某种内在的统一性与连续性。

这些经历，让我觉得，理想的红色文学绝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红色。红色背后，是潮水般涌来的时间与记忆，潮水般卷来的心灵与面孔。当红色文学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学门类被提出来进行研究解读的时候，它的生命就已经与其他门类的文学的生命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如果说红色题材的作品是连绵起伏的大地上矗立起来的山峰，那么，正因为大地无限，才使巨峰高耸，正因为红色文学具备了海纳百川的吸力与容积才使这个门类的写作拥有了更强的辨识度与更多的可能性。

效果”。而间离意在为观众提供一种用历史重新打量现实、让历史和现实进行对话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上镇》还表现了某种神圣性。英国戏剧家彼得·布鲁克在《空位以待之所》(The Empty Space)一书中指出，神圣性指的是对隐匿之物、不可见之物、被遮蔽之物的揭示。该剧所体现的神圣性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举两点。一是“瓷舞”，第一场第三幕的窑厂既是青花带着火生领路坏伴之神奇的地方，也是二人爱情升温之所。当舞台上的人被这些巧夺天工的坏件吸引时，一位身着白衣的柔术演员变换着各种造型传递着瓷的语言和情感，显然瓷在这里是有生命的。二是它敞开了制瓷业的另一个维度：女性之维。音乐剧着力表现了冯青花这样一个敢爱敢恨的富有献身精神的女性形象，从而让那些一直隐匿于一望无际的男性窑人背后的无数默默奉献的女性得以浮出历史地表。

当前，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本土音乐剧大有可为。《上镇》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在深刻理解城市文化的前提下，结合城市记忆与时代精神，运用各种艺术手段，生动地彰显城市精神。对于年轻的中国音乐剧而言，这种尝试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口外、关外、南洋等代表希望的能指，它同时是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在场的地理空间，而且是一个有着绵延千年的瓷文化积淀的空间。在此意义上，《上镇》是景德镇的专属音乐剧，瓷都景德镇在剧中并不仅仅是一个背景，更是这部剧的动力和精气之源。

那为什么要用音乐剧来展示景德镇的历史和文化？一方面，当下的景德镇是一座如此现代、多元的城市，以音乐剧这样一种极具综合性的、海纳百川式的艺术形态来展现景德镇，应该说是非常恰切的。另一方面，一城一镇之文化气质、文化记忆、文化标识，提到景德镇，我们本能地会想到瓷，而《上镇》的故事内容、场次结构、舞台设计、舞蹈动作等都与瓷有关。当然，景德镇的青花瓷本身也是一种乐器，击瓷所发出的“磬”声是非常悦耳的，如果在创作中，能将此元素加进去就更完美了。所以，无论是艺术形态、艺术格调，还是主题，这部剧的出现乃至成功都有它内在的或者天然的合理性。

即便我们搁置剧中瓷(china)与中国的寓言、隐喻关系，搁置剧中之梦与中国梦的内在联系，单就文本层面而言，这部剧也是耐人寻味的。青花是温润、典雅的，这温润、典雅却在熊熊烈火中煅烧而成的，而这一张力关系正好是《上镇》在叙事上借重的手段。这里仅从色彩、场次、演与观这几个方面简单谈谈这种张力关系，以及这种张力关系对于提升这部音乐剧主题、寓意等方面的价值。

就色彩而言，音乐剧《上镇》的主色调是白色、青色和红色，这三种颜色显然同瓷、烧瓷之火紧密相连，也是男主人公火生、女主人公青花取名之由来。在这三色中，主创更加突出的是青色和红色。无须赘言，青与红两色在色彩学上是相互冲突的，我们在舞台、服装设计上，很少会这么不加节制地使用这两种颜色。有趣的是，这两种颜色在这部剧里面却实现了一种形而上层面的和谐。因为这里的红与青不再是单纯的色彩本身，而是具有隐喻和象征的意味，也就是说色彩本身寄托了某种精神价值，这种红色、青色与白色的共生共存，实际上隐喻性地构筑了瓷的基本品格和精神。

从场次设计来看，《上镇》包含了旧与新两个空间，一边是传统，另一边是现

代；一边是旧世界，另一边是新时代。但这部剧里新旧之间的衔接却并不生硬。因为两个世界既是断裂的、异质的，同时是绵延的、承继的。所谓断裂与异质指的是新旧政权、新旧世界的交替，而所谓绵延与承继则指的是一些内在精神的赓续，比如工匠精神、仁义精神、家国情怀等。《上镇》在新旧转换的设计上极富新意，尤其是在由旧到新的转换中，巨幅红色背景下，出现了一位伫立于新旧地平线上的吹号角的战士，这个意象的使用简直是神来之笔，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也正是这点睛之笔，《上镇》的立意、格局、高度立刻就提升了。这再清楚不过地显现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才是这由旧到新的唯一希望，也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上镇”之“上”才能具有新气象、新格局。

从演与观的角度来说，《上镇》还常常使用戏仿、借用、跳脱等方法来造成情境的暂停或者中断，这些方法使演与观形成了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关系。比如在表现上个世纪30年代的段落中，演员在演唱中忽然来一句“爱情不是你想想就能买”，扮演冯儿翠喜的演员突然说出“high”这样的单词，赖掌柜会突然来一段方言绕口令，等等。这些实际上就构成了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



(本文配图为《上镇》剧照，由郑绍鹏摄)



# 凡人之躯 萤火之光

□ 齐美煜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无数仁人志士宛如一朵朵激越飞溅的浪花。潮起潮落，静心聆听，幽深处传来的是信仰之声、奋斗之音。近日热播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就好像一面镜子，诗化表达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年以来团结和引领中国人民，高举理想和信仰的火炬，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息奋斗的动人征程。

从策划到创作再到播出，《理想照耀中国》主创团队大胆创新。比如，开放式征集故事选题。该剧主创团队向全社会征集选题，力求让大事件下的小人物、小人物的理想触动观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心。这其中，有《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我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陈望道；有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和其他重要文献的守护者张敬谦与其子张人亚；有为一群人梦想而奋斗的国家女子柔道队男陪练刘磊磊；有新中国第一位个体工商户温州纽扣女孩章华妹；还有扎根林区三十载守护滇金丝猴的科学家龙勇诚等。这



些故事各自独立，但所传递的精神内涵又浑然一体。

再比如，30分钟左右的叙事。区别于其他宏大叙事的历史剧，《理想照耀中国》更像是一首首篇幅短小、却又饱含炽烈情感的散文诗。40首精炼的小诗，对应着建党百年历史中那些值得我们纪念的“浪花”。虽未像纪录片一样详尽叙事，但每个短剧中的人物所散发出的蓬勃生命力都不禁让人深思“理想”这个关键词，厚度不减。诚如编剧梁振华所言，短剧像文学作品里面的诗篇，像烈酒，是

要让人“上头”的。现实主义、意识流、一镜到底等，主创团队基本全部尝试了。以现已播出的内容为例，《真理的味道》在“以小见大”“做减法”上下功夫，通过陈望道在昏暗的油灯下，忘我地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凸显该历史时期先进分子不懈追求真理的执着；《173号》则以戏剧性的张力展现中国工人面对困难时的韧劲；《雪国的篝火》用舞台剧的表现手法，将篝火的涵义进行延展，这篝火不仅是茫茫雪地里加热食物的火源，更象征着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

战士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的忠诚、坚定的信念。

为让观众更加近距离感悟理想的滚烫，《理想照耀中国》全体剧组人员极致追求细节真实，还原历史质感。比如，《磊磊的勋章》。该短剧坚持邀请专业运动员出演。因为在专业运动员身上，都有着为国奉献、为国争光的朴素情感。没有过度修饰，只要把人物最真实的情感表现出来，就足够了。为了剧中主角的真实度，主创团队更是连道具都不放过。再比如，《雪国的篝火》，为真实展现人在极寒环境下、面临生理极限时的真实状态，演员们节食、减脂，保持身体的饥饿感。为让观众看到风雪如刀的画面，演员们走进雪山，即使双手暴露在风雪里刺骨地疼，但他们依然相互鼓励，步履向前。真实的环境，真实的负重，释放出无比震撼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剧方还开设“微课堂”，让观众更深刻体味出该剧的言微旨远。“张敬谦在接到张人亚给他的文件之后，就一直守着这个秘密，几十年间，家人都未

曾发觉。”“既然是拍挖掘隧道的故事，土质和地貌就有讲究。天水和故事原发地定西都是黄土土质，这是剧组选择在那里拍摄的最主要的原因。”“龙勇诚和徒弟钟林下山时看到猴群，望向‘雪山精灵’的视线，迎来的是‘精灵’对视的目光。这个眼神是滇金丝猴的感恩，也是龙勇诚长此以往的守候。”……这些都是摘自该剧新浪官方微博账号“理想照耀中国”的文案。自该剧开播以来，这个官微勤奋“营业”，在一问一答中对系列短剧的选题背景、叙事表达等进行解读。

“我要写一首歌，为我们的祖国写一首歌……队伍有多长，我写的歌就有多长！”“只有火车跑起来，这里的人才能走出去，才能富起来，一定可以挖通的，我就在那头等着你。”“我们都喝了汤，烤了火，现在我命令你们都给我活着，冲过这座山。”……一句句台词，一个个画面，在观众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这些真人真事蕴藏的理想不仅驻留于历史刻度中，更照耀过去、现在和未来。

如今的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积贫积弱的模样，她的发展令全世界瞩目。她的成功与辉煌，离不开无数个你我他的参与。《理想照耀中国》提示人们，这些故事的精神内涵并不止于历史，更内化为当代人的行动自觉。星辰大海的征途中，无数朵“浪花”正满怀豪情地奔涌着……

第151期

本版邮箱: 25125159@qq.com  
437349796@qq.com  
本版电话: 0791-86849202